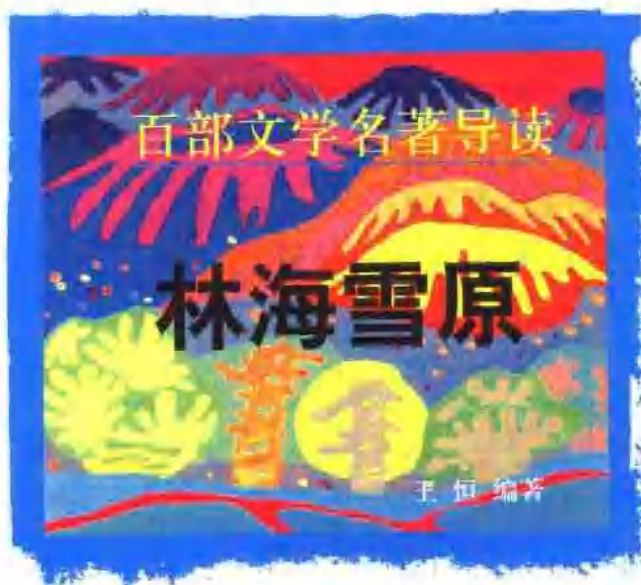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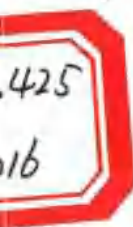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林海雪原》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林海雪原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飞 周晋文 徐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 故事梗概〔1〕
- 作者介绍〔47〕
- 思想和艺术特色〔55〕
- 精彩片断〔78〕

《林海雪原》
导读

故事梗概

(一) 受命

晚秋的拂晓，白霜蒙地，寒气砭骨，干冷干冷。

军号悠扬，划过长空，冲破黎明的寂静。练兵场上，哨声、口令声、步伐声、劈刺的杀声，响成一片，雄壮嘹亮，杂而不乱，十分庄严威武。

团参谋长少剑波，军容整齐，腰间的橙色皮带上，佩一支玲珑的手枪，更显得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军官精悍清爽，健美英俊。他快步向一营练兵场走去。这时警卫员高波策马前来，将一份命令交给剑波。

他拆开了命令，急速地看着，脸上呈现出一点紧张的表情，回头向团部急步走去。

“命令来了！”剑波一进门心焦地说了一声，所有干部便向他围过来。王团长略一点头：“你读一下吧！”

剑波将命令迅速展开，大家的眼睛紧盯着这张命令。

命令：

窜据深山匪首，集股二百余人。昨夜（十二日）二十四时，突窜杉岚站，大肆烧杀。鞠县长所率的土改工作队，一并被围。你团立即派一个营及骑兵连，轻装急袭。先用骑兵切断匪徒窜山归路，以彻底消灭匪股，此令！

当剑波读到“鞠县长……一并被围”，嗓音因急躁而有些颤抖，在座的同志们都以不安的神情看着剑波，尤其刘政委更显出一种特别关切的神情。

“请允许我率骑兵连先完成急袭包围切断敌人窜山归路的任务。”剑波显然十分焦急。

王团长略一思索，亲切而关怀地看着剑波：“本来我不应该这样决定，但是今天——”他看了一下刘政委，刘政委略一点头。王团长接着说下去：“今天却非这样决定不可，你去吧！”

“可以走了吗？”剑波愈加紧张地请示道。

王团长略一点头，剑波急急地跨出门去。

刘政委紧跟在剑波身后，送出门外叮嘱道：“剑波同志！鞠县长是你的姐姐，你的亲人，万一有什么不幸，切记要镇静。”

“放心吧，老首长！”剑波紧紧地握了一下刘政委的手，“请相信我的理智……”

门外警卫员高波早已把马准备好，他年龄虽然只有十八岁，但已是一个身历百战的老战士了。人都称他为“小兵老战士”。

剑波飞身上马，急驰到一营操场，向骑兵连一挥手，骑兵连长一声命令：“上马……前进！”二百余骑向杉岚站急驰。

剑波的心像奔马一样地在奔驰，翻腾得很激烈，便急催坐下马：“快！快！快！快投入战斗，只有赢得时间，才会取得胜利，才能保住姐姐和工作队的同志们以及翻身了的群众的安全。”

战马嘶叫，二百余骑，驰上杉岚站西山，扼住了人山的要道。

晚了！四点钟以前匪徒已经逃窜，扑了一个空。

杉岚站一片惨景，令人胆寒。

火势有的地方奄奄将熄，有几处熊熊正旺，全村一片火海，草垛、房屋都在燃烧。

全村没有一个人救火，也没有一个人嚎哭，他们全身绷得像石头，紧握双拳，直瞪两眼，怒视着眼前无情的烈火吞噬了他们可爱的家园。

剑波翻身下马，手一挥命令一声：“救火！”二百多战士纷纷拴好马，一齐向这无情的熊熊大火搏斗。

剑波冒着浓烟烈火，各处查看着被害的情况。村中央许家车马店门前广场上，摆着一口鲜血染红的大铡刀，血块凝结在刀床上，几个人的尸体，一段一段乱杂杂地垛在铡刀旁。有的是腿，有的是腰，有的是胸部，而每个尸体却都没有了头。

剑波又向前走了几步，转过墙角，一眼看到的是更为触目惊心的惨状。

在饮马井旁的大柳树上，用铁丝穿着耳朵，吊着血淋淋的九颗人头。这些被害的人头，个个咬牙瞪目，怒气冲天，标志着他们生前的仇恨。这仇恨虽死犹未息。

人头旁边，悬一块大木板，上写了八个字：“穷棒子翻身的下场”。

剑波气愤得全身像铁块一样！

战士们整理着受难群众的尸体。他们解下了自己的军毯，严严实实地把尸体裹起来。

战士们对着这些死难者，整齐地站了一个圆圈，肃立默哀。二百多匹战马，也在垂首哀悼。

他们举起了手，握着铁一般的拳头，激动着，愤怒着，二百余人发出了一个声音：

“亲爱的同胞们！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我们的责任没有尽到。

安息吧！父老们！我们一定讨还这笔血债，我们誓死报这场血海深仇！”

战马随着战士们的怒吼，在嘶叫咆哮。

西街上，高波一面用手揉着眼睛，一面走着。他前面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剑波正为找不见姐姐和

工作队的同志而心焦，高波和老人已到面前，高波用手捂着眼睛，指了一下西山：“二〇三，鞠县长和工作队同志牺牲在……”他呜咽得不能再说下去了。

剑波当即面色变得苍白，心像一块重重的冷铅沉下去，绝望得只问了一声：“什么地方？”

“西山上……”高波毕竟还是孩子，没有成年人那应有的理智，刚一张嘴便呜呜地大哭起来。

剑波的大脑顿时轰的一阵像爆炸了一样，全身僵直了，麻木了，僵僵地瞪着两眼呆了半晌：“走！走！”他说出的声音已完全不像是他自己的。

剑波的腿是走呢，还是没走呢？他自己完全不觉得。他现在对自己的一切已经失去了任何感觉。

“工作队！鞠县长！”老乡领剑波登上山坡，头碰着地，手蒙着脸，不敢看这九个被害的同志。

剑波一看到这场惨景，眼睛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失去了视觉；头像炸开，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就要倒将下来。高波一把扶住：“二〇三！二〇三！”一面哭泣，一面喊。

剑波用力睁开眼睛，定了定神，刚想再向姐姐看一眼，突然一声亲切温柔的声音，从耳边掠过：“剑波同志！……万一有什么不幸，切记要镇静。”临行刘政委叮嘱他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他紧咬着牙关，没有眼泪，悲切的心变成冲天的愤怒。他想到：“任务，部队在等待着我。”他最后看了一下姐姐的尸体，急急地走下山来，机械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写信报告王团长和刘政委。

二〇一！二〇二！

匪徒四小时以前逃窜，我已扑空。我正在进行

追踪侦察，在此待命。请速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李鸿义接过信，飞马奔驰而去。

愤怒已极的战士，在这待命出发的当儿，纷纷写决心书，要求荡平匪巢老爷岭，活捉匪首报仇。

剑波耳闻目睹这凄惨的情景，思想奔向他孤苦的童年……

飞奔的马蹄声，打断了他的回忆。王团长、刘政委在他面前下马。

剑波尽力抑制感情，立在两位首长面前，像背书一样机械地向王团长、刘政委报告了情况。报告到姐姐的惨死时，已讲不下去了。

王团长、刘政委和周围所有群众以及战士们，都立即肃静，脱帽致哀。

王团长：“我们没尽到责任，感到万分的惭愧！……”

刘政委：“我们为鞠县长和死难的同志们而悲痛……”接着他抬起头，挺起胸，举起了拳头高呼：“我们宣誓：彻底干净消灭国民党匪帮，为死难者报仇……”

“报仇！报仇……”全体战士和老百姓随着刘政委的呼声，发出了像轰雷似的宣誓。“我们要讨还血债，我们要报这血海深仇！”

洗劫杉岚站的匪首，名叫许大马棒和蝴蝶迷。

这一对雌雄杀人的魔鬼，是牡丹江一带血债的老债主了，几十年来人们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敢听。

我军主力来到了牡丹江，在马莲河一个长途奔袭，紧接舞凤楼一个埋伏，又在仙洞、柴河一带跟踪穷追，一连三战。

基本上把他消灭了，只剩下二百余人，退窜到老爷岭的密林里，半年多再没有查到他的踪迹。

杉岚站是这个匪首几辈的老巢，是林边土改的重点村，群众打倒了这户几辈的活阎王，结束了千古怨，得来了万载欢，人们欢笑地唱着幸福的新生活，歌颂着伟大的共产党。

这半年来人们纷纷传说着，许大马棒到吉林去了。有的说他随侯殿坤到沈阳去了。有的说他在山里种大烟。哪知道这个恶魔又出现了！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谁也不知道。

田副司令员的办公室里，北墙上挂满了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王团长和一团宋团长报告了几次奔袭搜山扑空的经过，强调了扑空的教训。几千人的部队在老爷岭搜了十五天，一无所获，给养运不进去，大兵团不能久居林中。敌人在一个石洞中，一片灌木丛里，便可以安全地躲过去或是漏掉。基于这些实际教训，应采取剿匪的新战法。

王团长前后强调地建议：“对付匪帮必须有准确的侦察，神速的行动，出其不备地消灭他。所以侦察应是第一。”

何政委：“所剩下的敌人不是普通的敌人，而是罪大恶极的，过去血债累累的，现在和将来更必然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正因为他们垂死以前的挣扎，所以必然更加凶狠毒辣。从今天所得的番号来看，这几次的屠杀全是许大马棒、马希山、李德林、座山雕所干的。就是特务侯殿坤和司令谢文东也下了山。作为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容忍了敌人，就是有害于群众。现在要下最大决心，迅速干净彻底地把他们消灭！保护土改，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田副司令，是个体态魁梧作风果断的军人，“现在我们决定”，他环视了一下大家，然后目光盯着少剑波。“由少剑波同志组成一个不宜过大的但是强有力的，能使察能打的小分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少剑波早已站起来了。年轻的红红的脸上，英俊的黑眉毛耸高了。他是那样的兴奋，但又抑制着，用感激的眼光看着田副司令。

“你挑选一个小分队的战士，要挑最有胆量的。”田副司令亲切地对他说。

何政委启发了他一句：“这里说的胆量有两种：一是集体作战的群胆；一是各个为战的孤胆。今天的作战，突出地要求孤胆。胆的因素有三：一是觉悟高；二是武艺高智谋广；三是体格强力气大。只有这样的战士才能对付你今天的对手。”

剑波敏感地点点头，说道：“政委同志，我完全明白您的指教，因为我们是小部队，所以敌我力量悬殊。我们所遇到的，可能是敌人数倍于我们的兵力……”

“正是这样。”田副司令插言道，“敌人虽然已经完蛋了，但是比起你的小分队来，力量还不算小。你的对手，上至专员、司令、旅长，下至匪徒匪孙，又毒辣又狡猾。特别不要轻看了匪徒中的那些惯匪有各个为战的能力，而你又要干净彻底地吞掉他。因此任何粗率卤莽的行为都会吃亏的。”

剑波微笑着说：“要逮住孙悟空，就要有比孙悟空更大的神通，要捕捉猛虎，必须比猛虎更猛！”

大家都笑了。

“不错！”何政委满意地微笑着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还有，你要征服林海，踏透雪原。将要来临的大雪会给你很

多的麻烦。你要善于把这些麻烦，变成对你的方便。要驾驭它，要利用它，要驯服它。”说着伸过手来，“祝你成功。”

剑波握着何政委的手说：“党对我的信任，我感到无限光荣，这对我来讲现在是一种预支的荣誉，我将尽我和我的小分队所有的智慧和力量。”

于是，一支有侦察英雄杨子荣、战斗英雄刘勋苍、攀登能手栾超家、长腿孙达得等参加的小分队迅速组成了。小分队的卫生员，是今年刚刚十八岁的抢救模范，护士长白茹。

（二）夜审

天阴地黑，疾风呼啸，飞沙扑面，北国的严冬降临了！小分队向山涛林海无边无际的老爷岭出发了。

一个寒气刺骨的早上，小分队到达九龙汇。这是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标记着老爷岭心脏地带的的一个屯落。它距林边最近的屯落也有二百余里。

这个屯落是因地势而得名的。只是因为在上次大部队搜山时，杨子荣在这屯东南三十多里的地方捡到一只白色的胶皮鞋，所以才把剑波的小分队引到这里。可是匪徒在哪里呢？破胶皮鞋上是找不到任何答案的。屯的周围也再没发现别的任何痕迹。

少剑波坐在一所马架木屋里，想念着单独出去执行任务的杨子荣和孙达得。

杨子荣和孙达得来到捡鞋的地点后，在密不见天日的大森林里，在这密不露地皮的烂草丛中，像旷野里找针一样，寻遍了周围所有的山头，所有的小沟，可是几天中毫无收获。虽

然已是初冬天气，但他们俩每天都是满身汗。

突然，孙达得把杨子荣拉到一棵大树下边，指着大树上人头高的地方，一块被刀子刮掉了树皮而留下来手掌大的一片白楂。“特殊发现！”

杨子荣喜欢得满身紧张，他靠在大树上，朝着白楂相背的方向，仔细地观察着前面的每一棵树，从树枝到树干，从树干到树根，他一节一节、一棵一棵地观察着。于是，他俩再向西北方向寻去，接着又发现了第三棵，第四棵，第五棵……

杨子荣搓了搓胡须，向孙达得笑道：“达得，这一下可找着线头了。这肯定是一个什么人，怕在森林里迷失了路而弄的路标，你说对不对？”

他俩又查寻了三天。干粮用尽了，为了不暴露自己，又不能猎取野兽，因此他俩唯一的食品就是清水煮蘑菇。

这天傍晚，他们来到了一个地图上没有标出的无名山屯。

第二天晌午，杨子荣和孙达得坐在街头休息。杨子荣的眼光就盯在一个孩子的脚上了。这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右脚穿一只木底鞋，左脚穿一只白色的破胶鞋，那鞋比他的小脚要大一倍。

杨子荣转弯抹角的七问八问，就知道了，孩子家前几天来了一个舅舅，年纪将近四十岁，是个小炉匠，来看他姐夫、姐姐和小外甥，全身上下是山外人的打扮，只有脚上的一双鞋却是山里猎人穿的踏雪牛。杨子荣决计跟踪小炉匠，弄个水落石出。

第二天，小炉匠向正东走去，杨子荣和孙达得跟在后头。他们一路上竟成了朋友，大谈起各行各业的生意经。这小炉

匠的举止言谈是那样坦然，丝毫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第二天下午，到了森林边缘一个百多户的屯落梨树沟。杨子荣和孙达得为了不引起小炉匠的怀疑，便马上和他告别，向汇西的呼家屯走去。

杨子荣和孙达得下了山丘，来到这大院墙外，低声商量了两句，接着就翻墙而入，走进院后，在东面的房子里闻到一股特别的味道：“大烟味”。

杨子荣示意不叫孙达得再说话，然后摸到窗台下，蘸了口水润开窗户纸向里看去。

靠窗的大炕上，中间放一盏大烟灯，小炉匠和一个胖老头正抽得起劲。

小炉匠低声道：“三舅！你不知道，这趟没接上捻子。”

“怎么？”胖老头惊问一声，睁开了眼睛。

“差一点叫共产党捉去。”小炉匠靠近胖老头，“要不是外甥我来得快，差一点叫他们看破，哈哈！……”他大笑了两声，“刁猴头这小子又该骂我了，他今天一定在馒头石那儿等的发疯了。”

两人沉闷了两分钟的光景。小炉匠无可奈何地说：“三舅不忙，从杉岚站事发生以后，这几天风太紧，要躲躲这阵子风。我天亮回山，躲几天再说，别处我先不去了。”

灯熄了，里面传出了鼾睡声。

等小炉匠再回到他那个秘密洞府的时候，杨子荣和孙达得已经恭候他大半天了，他们三人又走在回九龙汇的密林里。

在另一路，刘勋苍也正在搜寻敌情。猛听得一支酸溜溜的小调，断断续续的音韵由西南山坡处传来：“提起了宋老三，

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

唱声一落，榆林内现出一个人，肩着一支步枪，外穿一身日本军用黄大衣，头上一顶破皮帽，掀在后脑上，帽扇沿结带，扇忽扇忽，像一只老乌鸦落在头上亮翅。拦肩背一个帆布包，看样子重甸甸的。他喃喃唧唧地唱着，顺坡而下。

离馒头石七八十步远，那人停住了脚，也不唱了，四下望了望，把两只手捧在嘴的周围当传声筒，长腔地高喊：“栾警尉！”激起了周围大小山头一连串的回声。可是没有人答应。那人不耐烦地骂道：“这小子，又来晚了。”说着跑到馒头石南边向阳背风的那堆火灰旁坐下。

刘勋苍乐得浑身的细胞都在跳动，恨不能一把捉住他。“一定要捉活的，绝不要死的。”想到这里，他将身一跳，从两丈多高的树上“噗咚”一声跳下来，一溜下坡，朝那个人猛扑过去，大肚子翘着机头，提在手中。

那人听得声响，一见向他飞奔猛扑过来的是个解放军，看事不好，握了枪也不示弱，刚要射击，却被刘勋苍狠狠的一石头，正打中他的右手，大枪掉到地上，他哎哟一声，回头就跑。刘勋苍把枪插进皮带，撒腿撵起来。

只离二十步远，刘勋苍抓起一块石头，猛掷过去。正击中那人的脚后跟，他歪了两歪，倒下了。

刘勋苍掐住那匪徒的脖子一甩，那匪徒滚了两滚。待他就势顺坡爬起来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他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央求：“老大饶命，三老四少，孩子不知好歹！”那副可怜相真叫人恶心。

“起来！”刘勋苍厉声说道：“背上包，给我走！”

“是！是！”那家伙乖乖地背上那帆布包，瘸呀瘸呀走在

前面。

刘勋苍背着缴来的“九九”式步枪，手提着大肚匣子走在后面。在这个猴子样的小干干人面前，刘勋苍更显得魁梧健壮。

深夜，冷日孤灯，犬吠寒星。

一间小屋，剑波在审问杨子荣捉来的小炉匠。这屋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剑波从耐心的审讯中，已认识了这个匪骨头的坚决和狡猾，也看到了他确实有些老练的伎俩。现在审讯他是第二次了。

外面狗咬，杨子荣和白茹气喘面红地闯了进来。

剑波意会到杨子荣和白茹必有新的情报，命高波和李鸿义把小炉匠押下去。

小董抓住刘勋苍那“战利品”的衣领，提进来。这匪徒一进门坎，跪下就磕头。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三老四少求情。”

剑波一声不响，眼中射出森严的光芒，一直瞅了他有两分钟。那家伙越加颤抖得厉害，几乎站不住了。

剑波厉声道：“什么名？”

“罪该万死，小人刁占一。”

剑波和杨子荣对视一笑。因为正碰对了，杨子荣侦察小炉匠时，听到他对他三舅谈到“刁猴头。”

“你认识栾警尉？”

“认识，认识，剥皮认识他的骨头。”

“许大马棒的匪窝在哪里？”剑波以最严厉的神气等他答复。内心期待成功。